

## 谁都可以是天使

两年前,我和太太从北方的一座小城辞职来到杭州。太太在一家报社做编辑,我则继续做着我的老本行——电台的DJ。

我们借住在朋友的一栋老宅里,是很老的房子,里面还有四五户人家,跟那些叽叽喳喳讲着南方方言的人,我们少有往来。

院子里有一个大大的铁门,上面有一把巨大的锁,院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把铁门上的钥匙。我们的铁门钥匙一直以来都在太太手中。也不知道是怎样形成的习惯,每一个住在院子里的人从外面奔波回来,把自行车推进院子后,哪怕是在大白天,也要顺手把铁门锁上。有时我在想,是否是因为南方人比北方人要警惕。

事情发生在那个炎热的午后。

那时我做的是下午档的一个音乐节目。我通常是在直播开始前的半个小时赶到电台。在夏天我有午睡的习惯。太太那天正好在报社加班,中午不回来。

平时午睡都是太太叫我起床,那天我就睡过了头,醒来的时候离直播只有半小时了。以往这个时候,我已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一堆唱片准备进直播间了。我睡眼惺忪地爬起来,走到院子里,看到铁门上的大黑锁,这才想起钥匙在太太的手上。我首先看院子里是否还有其他人,结果我发现整个院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手忙脚乱了起来。院墙出奇地高,我知道我根本做不到“狗急跳墙”,房间里又没有装电话。

我在院子里急得直跺脚。我站在铁门边,像是一个渴望自由的囚徒。然后通过门缝我看到了他。他是一个正好从弄堂里经过的小乞丐。他还

是一个孩子,不会超过10岁。炎夏的午后,他只穿着一条脏兮兮的大短裤,头发零乱得像是一蓬稻草,一只手紧紧地抓着背上的袋子,仿佛里面装满了宝物。

我喊住他,我想请他去巷口给太太打个电话,似乎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在我开口之前我首先想的是我是否应该先给他一点零钱作为一种报酬。我翻遍我的口袋,除了张百元的纸币便什么也没有了。我有些尴尬,我似乎还无法做到把100元当做是“零钱”给一个乞丐。

我飞快地跑回屋子想找出一些零钱,没有成功。然后我看到橱柜里放着的两个大大的昨晚剩下的馒头。隔着铁门,我把那两只还很松软的馒头递给了他。我看得出他很高兴,他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向我道谢,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他,很简短地告诉他我需要他去巷口那个公用电话亭帮我打个电话,并把一张百元纸币放在了他的手掌上。他看了看手里的那张纸币,然后又看了看我。我试着对他微笑,隔着门,我对他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非常着急。然后我看到他飞快地向弄堂奔去。

10分钟以后他还没有回来,我想他不会回来了。当时我给自己的安慰是,他不回来是对的——他不是一个愚笨的孩子。

然后我的邻居回来了,邻居打开了铁门。我借了邻居的钱飞奔到大街上去拦的士。直播没有延误。

晚上问起太太,她说没人打电话给她。我笑着对太太说我信任那个孩子了。太太笑我。我和太太一致认为那个孩子把钱拿去改善生活了。也只是如此而已,我和太太的生活一如既往。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我和太太在忙着搬家,我们终于分

期付款有了自己的房子。大铁门敞开着,我和太太与那些搬家公司的人一起忙里忙外。太太突然对我说,门口有人盯着你看呢。顺着太太的目光望过去时,我就愣住了:居然是那个小孩!

他怯怯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看着我,似乎已经很久了。我看他的时候,他的眉间微微地舒展了一下,然后,他伸出他的拳头,缓缓摊开自己的掌心。

是一张揉成一团的百元纸币。他把那只手伸给我,黑亮的眼睛望着我和太太。他似乎是个一贯沉默的孩子。

他还用那种蚊子般细小的声音说道,那天,那天我是准备去打电话的……

那天他沿着长长的巷子刚跑出去,一辆突如其来的小面包车把他的腿撞伤了。他的小伙伴救了他,他在他简陋的房间里躺了两个月。

尽管我们告诉他他可以保留这张纸币,这100元是他的了,可是男孩走的时候,还是固执地把钱留了下来。我和太太安静地注视着他的离去,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眼神。

也许,生活可以庸俗地把城市当中的人分为三六九等,但是那一瞬间,我开始相信,诚信作为一种古老的品质,可以让任何一个人发出天使一样的光芒,照亮自己也照亮别的人生。

(江航 来源:古今故事报)



资料图片

## 如果妈妈知道

父亲去世后,母亲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

父亲罹患的是眼底黑色素恶性肿瘤。在电话里向他转述病名,声音安静疲倦,仿佛是另一个春日迟迟的午后,花影婆娑。他失声道:“不可能的,医生怎么说?”父亲静静道,“我自己就是医生。”

霎时,泪水布满他的眼眶。他家世代行医,包括父亲,也包括他。所以他明白摘除眼球也好,化疗也好,放疗也好,一切都无可挽回。主治医生最后强调一句:“当然,接下去主要看家属意见。”他咬牙挤出一句话:“他是我亲爹!”

母亲是父亲最落魄期间遇见的,总共没读过几年书,见识应对是彻底的家庭主妇作风,遇此大事只会哭。所有事,他得一肩担当。

为了报销,他去找父亲的院长和书记,两人口径却同出一辙,“单位财政紧张……”他暗骂:“这帮孙子。”脸上还赔笑,“那是,那是……”接下来请他们吃翅肚羹,小小一碗,半明不暗地漾着,如初冬落雪微融的湖。这帮孙子也做个姿态,“太贵了吧?”一小瓶人血白蛋白又是什么价钱?

酒过三巡后,渐渐称兄道弟,他与众人大笑,牵段子一个个上,却深知,只要一低头,势必泪如雨下。

这年头,吃人的并不嘴软,拿人的亦不手短,第二日院长照旧打官腔:“有制度呀,癌症医药费是包干的。像你父亲现在用的这些药都不在报销范围的……”他想他还是太天真了。

有家医疗器械公司,多年来游说他加盟。他打电话过去:“你们还要人吗?我只有一个条件,我要预支半年工资。”

自此无尽地奔走、出差、应酬。而母亲开始说他是不孝。确实,忙起来几天不能去探望父亲;难得抽时间去站一下,

还没开腔,手机、CALL机、商务通,一个不能少地轮番闹着革命。

母亲便哭:“你爸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子?你只会整天说工作忙,你给你爸洗过一次澡,陪过一天没有?你去赚钱,你就不要这个爹吧!”他只有沉默。那时父亲已从单人病房转到混杂的五人间,许多双鄙视的目光投向他,投向一个重财轻亲的奸商。

父亲轻轻唤止母亲,别这样说孩子,咱们的孩子是好孩子。眼神里,是难以言表的疼惜与抱歉。

霎时间,他觉得再也撑不下去了。

护士正好来催款单,他转身就去缴费处。这是拿钱来买命,药费、护理费、杂费,一天下来几千,催款单比十二道金牌更酷烈。他一直瞒着母亲说,可以报销。母亲也就信了。

有时在深夜,从机场、火车站、卡拉OK出来,他一身微醺疲倦将倒,却一定要去医院看看。已经开始打最大剂量的镇痛药物,父亲仍无法安眠,醒得很痛苦,见到他,轻轻牵一牵嘴唇,笑容安静如舜。

他怎么会看不见死亡的肆虐?肿瘤细胞自父亲眼底开始,如蒲公英在风里轻轻吐蕊,有毒邪恶的花丝,经过淋巴,流过血液,向周身扩散,脑、肝、胆……所有内脏被一一俘获占领,身体从内部杀死自己。

痛呀。父亲说痛时,他的心脏有如铁锤铁钉砸向自己般痛楚。一念之间,他想,如果停止这一切,当生不再是欢,时间变成酷刑……他不敢想。父亲断断续续地说:“你要体谅你妈,她糊涂了,年纪又大了……”这是父亲挣扎着用还残存的理智说出的遗言。

出了医院,夜色薄蓝,路人看见一个男人抑制不住地嚎啕大哭。有泪洒在柏油路上,却看不到痕迹。

到底也只撑了半年——比医生原来说的多了三个月。

想静静地哭一场都不能。他结账,联系殡仪馆,发讣告,感谢领导、同事、亲友的客套话……最后,身体轻飘得像被抽空的木乃伊。

追悼会上,他的手机响了,“有事没?没事出来喝酒吧?有几个朋友在。”

忽然想起偶尔看到的一句话:“今天,母亲死了,也许是昨天。”他怎么跟那端的喧嚣笑语说人生的至大至悲?说出来也不过这么轻飘。

而他又怎么敢不去?他欠人家三十多万。

也就是父亲多活的近百个日子。

丧仪一结束,他小声对母亲说:“妈,我得出去一趟。”母亲已经哭得迷糊了,三两个亲戚搀着她。母亲的瞳孔恍惚好久,才看清他,“哇”一声大哭起来,“拿刀砍死我,我怎么生出你这种不孝的儿子……”

人说孝即无违,一次次,他忤逆天意也忤逆母亲,他究竟做对了没有,他不能肯定。他只是别无选择。这一生,他想他是西斯廷壁画上的犹太,七生七世不能得赦的罪人。

那天,他还是去了。

母亲再也没有原谅过他。而他,宁愿母亲恨他薄情寡义,怨他不够尽心尽力,他不介意母亲恨他十恶不赦,只要这样母亲能宣泄老来丧夫的悲苦。他明白,罪,也是责任的一种,必须终生背负。

药单上那些“自费”的字样;护士说再不能缴费就要停药的口吻;那些一扇扇关上的门;那些冷淡的笑容;闷热尘沙的大道上他越来越疲倦的脚步;他跟年长二十岁的已婚女人厮混过;他也曾昧着良心,把质次价高的器械卖给客户……

他永远不会提起,因为,“如果妈妈知道,她会哭的。”(叶倾城 来源:文化月刊)

相约  
香泉  
白水  
温泉行动

Xiang Quan  
Hot Spring Resort  
香泉 温泉度假村

# 乐活新主张

江苏都市网  
WWW.JS.CN  
抢票ing ...

团购健康生活

我们一起泡温泉

天下第一汤



江苏新闻广播

联合主办

12月除周六外  
天天发车

48元/人  
含往返交通和温泉门票

最新推出自驾游

20元/人 含温泉门票

特别提醒:温泉门票含30多个特色温泉池、桑拿浴、健身房、乒乓球、台球、宽带上网、姜汤、茶水……

团购热线 96060 84783699

报名地址:南京洪武北路55号置地广场一楼江苏都市网客服中心

美食 美客

圆桌武士 精致西餐现金券

市场价:98元

团购价:58元

现金券不限时段消费

